

播撒人文馨香



一楼一书院 诉彭泽古今风雅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颖 郭钦

野有高人

斯楼与斯人

信手写来,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。

我们很难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出另一个“他”。

明代儒家唐顺之赞他“其本色高也”,清代学者沈德潜许他为“六朝第一风流人物”,近人顾随先生说自己“凡读陶四十年,未敢言知”……

他是我国最著名的田园诗人。身在浊世,却创造了一个广大、明朗、欢欣的浩瀚诗歌世界。

405年,41岁的他任彭泽令,于彭泽山水间悟自然真意,展田园诗境。80余天后,守着一份澄澈本心的他不满现实黑暗,弃官归田。千余年后,“清末海派四大家”之一的吴昌硕老人,刻有一方印章,上书“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”,颇为自得,传为一时美谈。

他流传至今的诗文辞赋,共计120余篇,多为彭泽辞官归隐后所作。他追求真诚冲和的人格,追求使人精神同化于自然的生命境界,为千百年的中国读书人所景仰。他在《时运》《桃花源记》等诗文中,构建的那个从身到心、从物质到灵魂都没有负荷的理想社会,成了所有中国人念兹在兹的桃花源!

在彭泽县狄公楼四楼东面,面朝小孤山方向,悬挂着一副对联,上书: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,朝有贤宰野有高人。”贤宰,是狄仁杰;高人,自然是陶渊明。

陶与狄,一个功在中国人精神传统,一个功在社稷黎民,二者皆是彭泽县2228年历史文化里高山仰止的存在。

五柳书院肇始于清乾隆三年(1738),道光年间由江南总督、陶渊明第三子的第17代孙陶澍正式定名,历经数代更迭、江患损毁、迁址重修,后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。

2020年,五柳书院与狄公楼项目正式启动,2025年1月1日起面向公众开放。

五柳书院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(彭泽段)核心地标之一。书院门前,立着一对古石鼓,是彭泽县城关小学改扩建时挖掘而来,该小学的校址就是曾经的五柳书院。

步入书院,孔子塑像静立庭中,《御制晓示生员》和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分刻左右两侧,菊、竹、柳等造景各自成趣。庭中回廊陈列着全国名家的石刻书法作品,石头都来自庐山市,是一块块从村民手中回收来的老石料。

参与了五柳书院展陈规划的张国衡老人,今年77岁了,是当地的民间艺术家。他介绍,书院以《晋书·陶潜传》《宋书·隐逸传》《南史·陶潜传》三史互参,结合了《陶渊明集》原典及历代陶学研究成果,门上题写的楹联、匾额,有陶渊明的诗句,有我国当代书画大师陶博吾、清朝状元汪鸣相、国学大师汪辟疆等人的对联、书法,彭泽本土深厚的历史和人文底蕴都悄然映射其间。

陶渊明尊孔重儒学,读书方法也是别具一格,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。其实,关于读书,他还有另外两首诗,分别作于出仕彭泽前与后。前一首是写给弟陶敬远的,说“历览千载书,时时见遗烈”;另一首写于隐居浔阳南村时,说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。读书须领会精神实质,不咬文嚼字,须尊重前辈,继承好的传统,多多与身旁的人交流,这是陶渊明的读书方法。

在彭泽县黄岭中学退休语文教师洪应龙心里,一所不闲置、有人气的书院才能物尽其用,因为“孩子们能在这里切身地了解、学习陶渊明和历史知识。书院自开放以来,年接待读者突破16.4万人次。截至2025年底,全年开展各类品牌文化活动超50场,服务市民超15万人次。

大抵,一所书香氤氲的书院是令人神往的吧。书院讲堂不大,藏书却颇具巧思,与县图书馆和其他城市书房不同,这里以国学书籍为主。涵盖了各类国学经典,并地方文献、陶学研究著作等,共计9472册。全年借阅图书近10万册。而在第三进的藏书楼里,我们邂逅了满室翰墨清香的北京善品堂古籍,宣纸触手温润,竖排繁体的版式颇为清雅。

今天,人们走进这处安放士人风骨的精神圣地,陶渊明“岁月不待人,及时当勉励”的劝勉,言犹在耳。大家瞻仰这位先贤的同时,也在常态化的文化主题课、非遗技艺传习、全民阅读推广课堂里,收获着一所书院带给一方土地的静谧与丰盛。

中觞纵诗情,忘彼千载忧。有一种转身是从江山到田园,有一种境界叫抱朴含真,有一种生活叫晴耕雨读。这是一所书院的复建再生,也是一地斯文道统带来的和畅惠风。

6月的彭蠡之滨,大江来从万山中。

浩渺江面,舟船破浪,金鳞般的波光摇着头,湿润的风拂过五柳书院,将山河的辽阔和长空的澄澈一并送上狄公楼。人站在长江畔,登斯楼凭栏远眺,胸中怎能不住下天地山河?

两千载山河更迭,古邑依旧。

彭泽,是长江潮流入赣第一县,46.5公里的岸线,占整个江西段的1/3。去年7月,我省印发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保护规划》,深入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。

晋代风雅、盛唐正气,陶狄风骨已融入彭泽的山川气质、人文血脉,成了一条奔涌的文脉长河。

今天,这座古城怀着满襟的热忱,把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揉进巷弄的烟火,让那些史书里的先贤,一步步走近你我。

“今总不收,将何活路?”这是彭泽县令狄仁杰上奏给武则天的《奏免民租疏》中的句子,被清晰地记载在了清同治十二年(1873)的《彭泽县志》里。

1300多年前,狄仁杰来到彭泽担任县令,任职4年有余,他以“百姓心为心”,在当地乞免民租、劝课农桑,纵囚施仁,留下仁政佳话。

如今,彭泽仍没有忘记这位父母官,他一心为民的仁政精神已深深融入当地,口口相传。

溯江而下,一座五层四檐古色古香的高楼映入眼帘,这是人们为纪念他而建的狄公楼。

拾级而上,移步换景,狄仁杰铜像、档案抽屉、“十官格”微电影……狄公的宦海一生,以及他在彭泽勤政爱民的过往,一一鲜活地铺陈在游客眼前。

在狄公楼四楼,陈列着一口元代兽首铸铁铭钟。那是2023年,彭泽县旧县治黄岭乡的一个村民在地里劳作时意外挖出的。钟身有锈迹,但“江州彭泽”“梁公行祠”等铭文仍清晰可辨。经专家鉴定,此钟确是元代为纪念狄仁杰所铸,村民主动将铁钟交给彭泽县博物馆。群众争相议论,认为它的出现,仿佛是狄公在天之灵对彭泽故地的眷念。于是,这口铁钟有了最恰当的位置,它被郑重地展陈在狄公楼四楼的凭栏远眺处,对坐滔滔长江水。在它的不远处,是肃穆庄重的“余音铿锵”匾额,再之下,是“为政以德”“斗南一人”——这是彭泽为他写下的历史颂辞。

在狄公楼四楼,陈列着一口元代兽首铸铁铭钟。那是2023年,彭泽县旧县治黄岭乡的一个村民在地里劳作时意外挖出的。钟身有锈迹,但“江州彭泽”“梁公行祠”等铭文仍清晰可辨。经专家鉴定,此钟确是元代为纪念狄仁杰所铸,村民主动将铁钟交给彭泽县博物馆。群众争相议论,认为它的出现,仿佛是狄公在天之灵对彭泽故地的眷念。于是,这口铁钟有了最恰当的位置,它被郑重地展陈在狄公楼四楼的凭栏远眺处,对坐滔滔长江水。在它的不远处,是肃穆庄重的“余音铿锵”匾额,再之下,是“为政以德”“斗南一人”——这是彭泽为他写下的历史颂辞。

一群白头书生

6月15日傍晚,明亮的远星垂挂在浩渺江面,开阔的狄公楼前广场人气很旺。散步的人群三三两两,广场舞队节拍铿锵,精气神满满。

这里承载了76岁的洪应龙逾半世纪的成长记忆。他是黄岭乡人,这片广场曾叫西门口,茅草房一间挨着一间,卖火柴、卖圆钉、卖零食;从前的渡口轮渡,满是芦苇荡的荒凉,却是他年少时最期盼去的地方,是孩子们听露天黄梅戏和看端午龙舟的乐园。后来,他做代课老师,工资不多,总在这片码头售卖大米、鸡鸭补贴家用,慢慢养大了三个孩子;退休后,他受邀参与狄公楼与五柳书院展陈文本审核工作,这片土地成了他和老伙计们共同守望文化的地方。

洪应龙教了一辈子书。他被请进项目组,理由很简单:他对彭泽历史了如指掌,肚子里还装了数不清的彭泽民间故事。他写过短篇小说和散文,编纂过《千年彭泽·故事里的先贤》以及青少年读本《黄岭传说》。他曾为狄公祠宣传册页写过文案,在不起眼处,错把“饶州”写成“江州”,一字谬误,他念念不忘,自责了许多年。

因而,审稿会上,他更注重故事细节与文字推敲。审稿时,把文字一段一段投在投影幕布上,逐句推敲,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。遇上有争议的地方,大家七嘴八舌,各自翻史料找出出处,务求精准。

狄仁杰的故事在彭泽代代相传,洪应龙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,古稀之年,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些故事留存下来,传播开去,他觉得新鲜又自豪。

今年69岁的王宝胜是老党员,退休前当过宣传部干部、党校副校长等。他办事果敢有章法,俨然是团队里的“小班长”。在王宝胜的印象里,狄公楼展陈的文案,推倒重来不少于8

次。最较真的是对彭泽县名的考据,有人主张沿用“龙城县”的旧称,但史料依据不足。团队翻遍《隋书·地理志》,并逐一核查隋朝县志,才确认了“龙城”之名的确切出处。“史实要确凿,逻辑要严密,人物要立体,让作品真正站得住脚。”王宝胜把这种对历史、对文化负责的态度,也带进了狄公楼匾额楹联审核工作,排版不合理、印章位置不对、字体风格不统一,哪怕出自名家之手,在他那里也过不了关。

王宝胜用“游击战”来形容他们当时的办公状态,狄公楼的四楼,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宣传部等地都是他们的办公点。为了方便沟通,几个老同志还特地建了微信审稿群,在线上随时讨论。

77岁的民间摄影家张国衡是个“老顽童”,最年长,也最能折腾。张国衡说话直率可爱,写得一手好字,出版有摄影专著《定格·彭泽50年》《前尘影事》等。年轻时,他走街串巷给人照相,八毛钱一张相片。慢慢地,彭泽县城近50年的样貌都被他的镜头收录下来,他将自己毕生记录的2.8万余张彭泽影像无偿捐赠给了彭泽县博物馆。

张国衡最难忘的是五柳书院门额集字的过程。经过讨论,他从彭泽籍书法家陶博吾的书法文献中逐字拼集。彼时年过七旬的他正患重感冒,却不肯懈怠:“项目组信任我,再怎么困难也要完成。”他找来了多个版本的“五”“柳”“书”“院”魏晋小楷,字迹有些模糊,他用软件增益,确保清晰;陶博吾晚年眼睛不好,有些字写歪了,他拿起鼠标一个个微调矫正。“书法家的飞白、枯笔效果必须保留,刻出来要有刷子刷出来的感觉。”张国衡回忆时仍透着较真。

他还自掏1200元,买了一台打印机,将集好

要在展陈上守正创新,是展陈人的孜孜追求。狄公楼展陈以正史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《狄仁杰本传》及《彭泽县志》历代记载为史源,采用分层叙事、古今映照的思路。“狄公楼的吊顶花纹元素源自敦煌莫高窟壁画,每层分别选取了牡丹纹、团花纹、凤池纹、宝相花纹等图案,尽力与展陈主题、叙事年代相呼应。”江西融美展示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洵说。

雅正的艺术精品陈列俯拾皆是。集“狄公事、范公文、黄公书”于一体的“三绝碑”碑文酣畅淋漓、极富妙趣,潘锡柔创作的狄仁杰雕塑作品双目矍铄、刚正果决,清华美院四位老师历时3个月创作的11米巨幅画《彭泽百姓送狄公》,是目前现存最大规格的完整手工红星宣纸画作。

沉浸式创新互动体验构思精巧。微电影《狄仁杰在彭泽》由著名演员何政军、何赛飞等共同参演,包括谪贬彭泽、乞免民租、劝课农桑、纵囚施仁、急调魏州五大篇章,以范仲淹《唐狄梁公碑》收尾,与“三绝碑”两相呼应;抽拉式档案抽屉,让观众体验自主翻阅《梁公九谏》及传世奏疏原文的奇妙感受……

“我们完成了狄公楼、五柳书院两大核心文化地标的展陈与文化梳理,让彭泽千年文脉有了可视化的载体,更让长江文脉在彭泽落地生根、活态传承。”程遇仁说。

的字打印下来,一一比对,几天后顺利交稿。

张国衡领着我们逛他和妻子侍弄的小院。心叶日中花和无尽夏铺满了门廊外。一条乡道之隔,是一汪曲折折的水渠,可以划船出入其中。屋子的左边是菜园,各式蔬菜自给自足,绿油油的,一片生机盎然。菜园之上是目不暇给的果树,入夏的青桃已挤满了枝头,他转过头,花白的头发下睁着双鹰铄又诚挚的大眼:“过个二十天,你们回来吃桃。”

我们打趣道:“这是陶渊明式的乡居生活啊!”

他摇头:“陶渊明没有我过得舒坦,他的酒喝了上顿没有下顿,我的酒喝不完,弟弟和女儿酿的酒,纯天然,无添加,管够!”

山林泽国在召唤,物我无间,彭泽县令陶渊明如是,彭泽乡民张国衡亦如是。

“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自知。只有真正清晰梳理出彭泽的文脉,让彭泽人真正了解脚下这片土地,才能有文化自信、文化自觉、文化自强。”彭泽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耿东晓介绍,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(彭泽段)带动了本地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“我们梳理了彭泽历史上的80位进士,新中国成立前彭泽籍人出版的135部专著,新中国成立后彭泽诞生的223位博士及其研究成果……”越来越多的文化珍宝正被打捞起来。

乘风好去,长空万里。渊明辞官处,狄公政绩存。

斯人已逝,岁月模糊不留痕。斯楼既立,余韵铿锵,浩浩汤汤。